

2013年7月8日 星期一
 责任编辑:程云 电话:6201407
 版面设计:李珊玲 校对:陈亚莉 美编:姚珑瑛



墨白,本名孙郁,先锋小说家,剧作家。1956年农历十月初十出生于河南省淮阳县新站镇。1978年考入淮阳师范艺术专业学习绘画;1980年毕业后在乡村小学任教11年。1992年调入周口地区文联《颍水》杂志社任文学编辑,1998年调入河南省文学院专业创作、任副院长。代表作:《梦游症患者》、《来访的陌生人》、《孤独者》、《爱情的面孔》、《神秘电话》。

墨白: 先锋小说为人类认知提供新途径



新华网:您对“中原作家群”这个定义怎么看?地理概念是否适用作家群体?

墨白:我们在谈论世界文学的时候,常常会在一个作家前面加上他的国家,比如在说起马尔克斯的时候,会说到哥伦比亚;在说到乔伊斯的时候会说到爱尔兰。这就是地理概念。我们常常会把法国作家作为一个群体来论述,也会把美国作家作为一个群体来论述,这种论述就是以地理概念来划分的。同样,地理概念也适合“中原作家群”。

新华网:除了纯文学写作,您还创作电视剧本,曾获得“飞天奖”的优秀编剧,两种创作间有何不同?

墨白:影视剧是语言艺术,是人物对话的艺术,就像话剧。无论西方还是东方,戏剧艺术的历史都是浩瀚的,从希腊戏剧到莎士比亚,从汤显祖到孔尚任,从莫里哀到贝克特,人类产生了许多戏剧大师,他们的艺术成就最重要的一点就体现在语言上,特别是人物的对话。另外,影视剧和小说在叙事上有着本质的区别,那就是影视剧的叙事是建立在物理时间上,是依靠剧中的人物说。而小说则是以物理时间为切入点,进入到心理时间里去,依靠的是叙。

新华网:您的小说具有独立的先锋精神,您理解的“先锋小说”是何风格?与格非、苏童等先锋派小说家相比,创作上有哪些异同?

墨白:格非和苏童都是当代最优秀的小说家,作为同行,我十分尊敬他们,至于我们作品风格的相同与否,那是评论家们要做的。我理解的先锋写作应该是这样的:无论世风怎样变化,无论在任何情景下,他们独立的人格都不会被权势所奴役,他们自由的灵魂都不会被金钱所污染;那是因为他们的写作是来自心灵深处,是对自己行为的忏悔与反省;他们对媚俗的反抗、对社会病态的揭示、对人间苦难和弱者的同情、对人类精神痛苦与道德焦虑的关注等,这些因素构成了他们的姿态;而更重要的是,写作应该充满对旧有的文学叙事的反叛精神,充满对

惰性的传统阅读习惯和挑战意识;他们的写作充满了想象力,充满了创造的激情;他们的写作是在为人类认识自己和世界提供一个新的途径;这些都显示出了写作者们的精神品质,一种人类精神领域里最为可贵的品质。

新华网:民间底层的生活常出现在您的作品中,有着浓郁的地方色彩和很多口语化表述。作品中的现代叙事有对“文革”的反思,对中国社会转型期给人带来的生存困境和精神裂变的剖析,创作这类作品有怎样的现实意义?

墨白:小说叙事中的口语是一个很复杂的话题。语言是人类生活和精神的容器,但并不是人类在日常生活中所有的语言都具有文学性。小说的叙事语言不是日常生活的模仿,而是提炼和创造。好的小说叙事语言不是空穴来风,而是个人的语言经验与社会大众的普遍的语言经验所达到的高度契合。一个作家的作品中的语言与小说所依赖的社会现实有着血肉的关系。不是我对中国社会转型期人们的生存困境和精神裂变感兴趣,而是因为我的小说叙事语言,真实地呈现了我们所处社会的本质。我在农村生活了三十多年,也就是我一直生活在社会底层。社会底层是我最为熟悉的。作为一个写作者,我无法避开生命中那些刻骨铭心的经历。我写和我同命运的那个群体,并通过我的小说让这个社会看到他们是怎样生活的,有着怎样的生存处境,我觉得这就是我小说的现实意义。

新华网:您的很多小说都与虚构的颍河镇发生联系。有评论认为颍河镇构成了您创作“母体”和“精神家园”,为何会有“颍河镇”情结?

墨白:我大部分的小说写的都是我虚构出来的这个镇子,另外一些写的不是颍河镇,但事件里的人物的身份背景是颍河镇。我小说里的事件和我的生命经历都有着密切的关系,最初的时候,写颍河镇是无意识的。后来,有些评论家在评论我的小说把这一点提了出来,就成了我创作的母体和精神家园。一个评论家说过大意如下的话:比起当今一般先锋或新生代作家,墨白是一个有福的人,

因为他有个灵魂的故乡,有个精神的家园。他说的就是颍河镇。这个话题一次次被评论家们提出来,渐渐地,颍河镇就成了我的一种精神指向。

新华网:您曾说写作是对经历的生活的“逃离”,您的作品中也常出现回忆、梦境和心理的剖析。这种风格是如何形成的?

墨白:其实思想和形式是没法分开来谈的。任何时候,精神和形式都是融为一体的。这里说的“逃离”,不光是指身体的离开,而更多指的是价值观念、艺术观念的转换和更新。在我们所处的文学现实里,现实主义已经成为了我们的阅读习惯,现实主义的写作方式和阅读已经成为了可怕的习惯势力。这种陈腐的艺术模式不但培养了读者阅读惰性,也伤害了太多作家的想象力和创作力。所以在创作中对叙事的实践和探索对一个作家就变得十分重要。

新华网:随着网络的普及及信息爆炸,人们越来越倾向于浅阅读和快阅读。在这样的环境下,文学的价值也发生了某种微妙的变化,似乎纯文学有逐渐衰弱的趋势。您有这样的现象怎么看?纯文学阅读在现时社会环境下的意义是什么?发展方向在哪?

墨白:由于网络的出现,现在每个人都可以写作,这并不是坏事,因为文学的基础是大众阅读。但是文学还是有标准的。我们为什么说鲁迅是语言大师?那是他有自己的语言风格。文学归属叙事学的范畴,是精神的,这同物质消费是两个概念。鲁迅的小说总共就《呐喊》、《彷徨》和《故事新编》三个薄薄的集子,却是无价的。文学是用来修养人类精神的,是传播的,而物质是用来消费的。我们的成长,我们每一个生命的成长过程,都离不开文学的滋养。我看过一个资料,说是在过去的一年中,全国就关掉了上千家书店。这不必担心,这只是消费方式的转移。实体店关了,可是人们开始在网上购书,只是营销的方式发生了变化。书店并非消亡,而是在转移。只要人类存在,而引导人类精神方向的文学就不会消亡。(据新华网)